

三朝野紀

三朝野紀卷之五

江上遺民李遜之幘

崇禎朝

四年正月

日召廷臣及各省監司官於平臺

上召浙江副使周汝弼問浙閩相去海寇備禦之策汝弼曰去秋寇犯海上五日卽去問江西布政何應瑞宗祿何以不報應瑞曰江西山多田少瘠而且貧撫按查覈有司尙未報耳問湖廣布政杜詩爾楚去夏民變樹幟何也詩曰樹幟之後地方

仍安問福建布政吳賜陸之祺海寇備禦若何賜
曰海禦與陸寇不同故權撫之上曰李魁奇何又
殺之賜曰魁奇非鄭芝龍比卽撫不爲我川今鍾
斌亦反側不可保上問實計安在之祺曰多練鄉
兵多設火器以戰爲守此上策也問河南布政楊
公翰賈鴻洙以有司收稅耗重宜叅來處治鴻洙
曰近已革去矣問山東布政陳應元焦元溥曰爾
省宜宣大兵餉數十萬何也應元曰近已解細問
其數曰七千兩上少之曰宜大重鎮需餉甚急其

毋玩問山西按察使杜喬林流寇披猖是否盡係秦寇喬林曰寇在平陽或在河曲須大剿之但兵寡餉乏耳上曰前報已蕩平何復生發喬林曰山陝界河倏去倏來故河曲被圍問河曲之陷對曰失於內應問勾引何人對曰大抵出於飢民間陝西叅政劉嘉遇寇與飢民相煽地方如何料理嘉遇曰寇見官兵卽散退復嘯聚上曰寇亦是赤子可撫卽撫之對曰今方用撫上曰前王左掛旣予降何又殺之對曰彼雖受撫仍行劫掠是以殺之

問近日情形如何對曰一在延安一在雲岩宜川
問廣東布政陸問禮曰爾已升南贛巡撫了該地
方多盜若何對曰南贛在萬山中接壤回省當行
保甲練兵上曰此須實做問廣東海寇若何問禮
曰廣寇多至自福建舟大而多火器只是把守海
門勿容登陸方不爲害問廣西布政鄭茂華靖江
王府爭繼事若何茂華曰憲定王二子履祥履祐
祥早歿王靖立祐爲世子而祥有未奏選之妾生
子今已長是以爭王位久定未敢輕議問四川布

政華敦復鄉紳挾制王府事如何敦復以欠糧對
上曰守臣何不彈壓敦復曰遠古州縣多科貢故
不能持堅雲南布政婁九德已經助慮問貴州布
政朱芹安位撫事如何芹曰督撫責安位四事一
擒蒼酋自贖已獻樊虎奢寅妻馬氏一責送撫臣
王三善柩已送出一責修理九駟已漸報完一責
削地安位不能從故議未決對舉召各官論以正
色率屬愛養百姓用命有顯擢如或有貪賍壞法
國法嚴明決不輕貸諸臣叩頭先退又召左都洪

學副僉張捷高宏圖諭之曰巡撫賢則子臣皆賢若巡按不肖其誤事不小屢論科道須嚴加核考以後切不可輕徇又曰卿與吏部實心任事天下不難爲諸臣承旨退

日講官文震孟奏臣見羣小合謀欲借邊才以翻逆案雖聖意持之甚堅奸黨圖之愈急故於子語魯太師樂章願皇上剖晰是非辨別邪正蓋一音雜而衆音皆亂一小人進而衆君子皆廢天下容有無才誤事之君子必無懷忠報國之小人今有

平生無恥慘殺名賢之呂純如且藉援而思辨雪
又見王永光無事不專而濟之以猥發念必欺而
飾之以詐深計巧役無所不中變亂祖制擯斥清
才舉朝震恐莫敢訟言臣下雷同豈國之福故於
五子之歌章言識精明則環而向者無所售其欺
心純一則巧於中者無所投其隙爲此語者實憂
治危明之極思願大小臣工當視國如家除兇雪
恥不當分門別戶引類呼朋也奉旨寓規時事知
道了所指呂純如慘殺名賢年例變制等語着據

實奏明震孟曰純如爲福建守道諂媚稅監高宗
周順昌時爲福州推官剪除稅棍純如恨之後純
如投身逆黨躡取節鉞順昌訟言攻之純如遂挑
巡撫毛一鷺構成李實之疏而順昌被逮慘死矣
其致死之由全出於純如今當先上疏求雪恃有
吏部尙書王永光爲之援故首倡邊才之說而純
如之疏卽繼之呼吸通靈提掇如响至於會推年
例等大事吏部不自主而必會同吏科河南道若
近推年例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誰爲開送商訂

不過以其稍秉公道每事叅駁乃借外轉以除碍
手耳至考選新資度無所施其籠絡乃獨斥一才
名素著之陳士奇而十年冷署之潘有功亦以猜
疑見棄大臣之心術如此亦不忠之尤者矣永光
疏辨前閣臣定案時臣被言註籍純如入逆案臣
不及知何自援而出之至借邊才以翻逆案或指
王之臣一事然之臣在三等之列徒考功一法註
有涉歷邊疆稍寬一點之語何嘗必欲借之必欲
翻之至陳良訓濫厠首垣與叅廷議人言嘖嘖夫

豈無因至考選過堂十六人內選授科道十四人
部屬二人此二人單各有人徒以前途正遠因才
儲用期待殊不薄也時永光已審結大璫爲之地
謂文有私于三人于是聖意拂然內批遂有挾私
牽扯不堪講官之語閣臣揭請爲講官存體面改
批云講官循職自可敷陳不得任情牽詆

此疏在
三年因

序王永光事
故并書於此

呂純如吳江人天啓中任侍郎護送惠藩之國
其復命既於護送太監劉興趙秉燹皆極掄揚

褒美有云其愛地方也既一草一木之恐傷其
自愛也又一薪一水之若免仁聲遐布清節可
師至歸美逆賢一則曰厥臣之選才良再則曰
厥臣之率屬嚴云云此係邸報抄傳四海其觀
當鼎湖之泣純如現任佐樞密弄神通潛行改
換乘邊警方息之後擬借邊才以翻逆案王永
光等爲之主純如遂首先上疏訟寃謂復命疏
未嘗歸美厥臣不常列名欽案且引聖諭云須
有憑據不許借題又謂紅本在御前副本在通

政司抄按在禮科其時爲天啓七年九月必有說謊以欺諸臣因說謊以欺皇上臣姑不盡言等語通政章光岳卽爲封進時呂氣焰張甚言路盡嘿故文文肅特出疏糾之云

當永光於天啓年癸亥任南總憲比匪范得志叅處南臺王永成李希孔因得罪公論先忠毅時初任西臺特疏叅其陰陽閃爍諸奸狀永光始以病歸至乙丑春逆璫旣逐諸正人去崔呈秀徐大化薦之起位大司馬卽有兩疏頌璫四海抄傳邸報

共覩丙寅以天變修省司屬王陞張履端二人力
勸其䟽救大獄因之去任然非彼意也崇禎元年
起位冢宰猶護持璫局至上命同輔臣據發出紅
木定逆案諸罪永光因已亦有疏在內力爲諸人
覆庇以自爲掩飾地延臣交章劾之以爲永光身
爲頌逆之人不可以定從逆之案又言永光爲逆
臣崔呈秀徐大化請人所薦爲正人李應昇所叅
邪正已自了然今雪消現見終抱狐兔之悲雖換
面改粧尙在鷹眼之疾等語前後叅論者如吳性

張國維陳良訓李長春王繼廉毛羽健馬鳴世顧其國王象雲王永吉張繼孟公疏單疏幾有百餘承光既以年例箝制科道復薦起史堇高捷袁宏勳以爲翼又因邊警謀翻案見薦呂純如王之臣之邊才故文公於講筵中言之又再疏論糾賴上英明堅持之不能動也至辛未三月科臣葛應斗糾袁宏勳受叅將吳宗明主事趙建極私賄有據二人皆承光私人也兵尙梁廷棟亦發宏勳與張道濟招權納賄事宏勳等俱下獄論戍吳執御復

論永光誨貪崇墨奉旨詰責永光始認罪去位則
宜與當國已悟其奸邪驅而遠之矣

蔣允儀曰始永光與烏程比陽附宜興其實兩
人自相爲黨用一人則居功於己斥一人則委
咎於內宜興不覺也辛未春宜興以主考入闈
兩人在外遂顯然示異且以兩年不協公論事
宜俱歸咎於一人如薦之臣純如事絕未嘗謀
之於周而告人則曰首輔意也宜興出聞覺之
適上詢及之臣可用與否宜興卽對曰若以之

臣聞住者可用諸與逆案者俱可賜環而忠賢
呈秀亦可漸次昭雪矣上乃大悟堅執如初

蔣公丁丑年又序先忠毅疏稿中一段云首擊
僭逆者楊忠烈繼之者仲達首擊貪逆者高忠
憲代革者又仲達也若夫有一人焉當清明之
時執澄汰之柄以好惡之拂逞淆亂之私初怵
巖威名討逆而實庇奸一經邊警輒借題而謀
反案流毒至今尙未有底而仲達袖中彈文獨
發於數年之前吾知應山梁溪兩先生亦必以

獻可先見讓仲達以易名之先愧仲達矣此數語皆指永光事也姚文毅公有山巨源郭汾陽之先見亦以此矣

長垣既去御史水佳允疏攻梁廷棟顯爲袁張報復又發其私人沈敏與蔣撫劉可訓往來請奸狀下部獄則梁實授之以隙且實有暮夜之跡梁幾不免禍幸中涓左右之乃得旨閑住於是舉長垣俱不能忘情於宜興矣烏程又用其私人閔洪學爲冢宰一時捷足者竟附烏程而操戈向宜興宜

興頗危沈敏者紹興人同志說宜興卽以沈同鄉
連及烏程并去之宜興唯唯給事王績燦等先後
疏攻烏程與閔宰宜興脚稍定復飲烏程狂藥謂
決不相負於同志舉動不能炤管幕客張捷賀世
壽知宜興不足謀皆轉入烏程幕以所謀告之烏
程因恨總憲陳于廷宮詹姚希孟刺骨至五年三
月兵部華允誠疏叅溫閱尤急切疑疏出姚手遂
訟言排抑姚以主北闡試爲兵科王猷疏叅武事
冒籍事猷爲袁宏
勲門人理止宜查冒籍與否與衡文者

無與閣中乃票覆試內一名高岱以不能完篇黜
革正副主考俱下部議處初部覆疏上上意頗信
烏程密揭入而聖心變遂降二級姚以少詹掌南
院行矣陳以考核御史舉佐周等廷撲武弁事不
稱旨革職爲民在五年六月

九月初七日上召羣臣面諭曰遼東事十數年不
能平袁崇煥以滅敵自任朕遣兵餉無請不費
不意事事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縱
敵入犯頓兵不戰援兵四集盡行散遣及敵薄城

下又潛携喇嘛軍中堅請入城敕下法司定罪依律家屬上六以上處斬十五以下給配朕今止流他子女妻妾兄弟餘釋不問羣臣咸頓首無言上卽將紅本付刑部官承旨先出上又曰崇煥罪惡諸臣如何從無一言指斥其爲欺妄又曰此番警報朕與諸臣俱有罪諸臣叩首謝是日磔崇煥於市初錦衣衛具獄詞株連甚多上俱不究獨以史堃高捷言錢龍錫密謀主欵命韋職擬罪

刑部會議奉旨謀欵行私朝廷若無主之者邊臣

何政行錢龍錫與袁崇煥面商島事卽有入軍斬帥之語明屬同謀着錦衣衛差官拏解來京究問龍錫既逮到疏辨無同謀斬帥與私書主款之事且引首輔韓爌爲証再下部院會議奉旨云逆督謀款擅殺導敵流殃龍錫實與同謀先旣而囑後又書訂至於面奏庇護尤屬狡欺會獻允確着監候處決又批刑部疏以科道官都無一言反借名建白佐款長奸毛羽健毛九華王應升分別遣

配

詞臣黃道周疏畧云竊見錢龍錫對簿法庭頭搶
獄吏羣然相視啞無一言此書傳所未見也世宗
決意棄河套心疑開畔撓元修故一旦破法而誅
夏氏今東疆之圖未有定算恢復之計上下持疑
獨斷然決意於一累輔累輔既乏飲棋引杯之致
廷臣又無蹴芻齒馬之嫌遂使三台及溺於貫城
斗柄銷光於譴室衣冠相語以目不日那敢言卽
曰那得歸人心如此誰復挺脊梁擔安攘之績者
乎巷議謬愆謂殺罪輔爲毛文龍報仇如此則邊

將必驕閣臣權落故殺一閣臣爲文龍報仇則可
爲劉興治樹幟則不可爲邊臣示前車則可爲閣
臣作後阱則不可陛下御極以來輔臣負重譴者
九人矣一代之間甯有幾輔何必囹圄憤盈孤卿
駢首令傳者爲獄吏甚貴士紳甚賤乎且東江方
驚決無誦毛帥以鼓動列帥之理奉旨龍錫罪案
原與文龍無涉何稱代爲報仇本朝不設丞相疏
內援引不倫至棄河套撓元修豈臣子所宜言且
妄稱夏氏是爲何語着回話道周再疏言臣恐邊

臣藉口閣臣則帷幄之猷不壯故因邊計而引東江因東江而及毛帥因閣臣而引譏事及宰相思古宰相無遙制之實而收遙制之功今閣臣無宰相之名常受宰相之禍有此兩意滯於胸故倉卒秉筆奉旨責其支飾降級調用至四年五月始以天旱修省因科臣劉斯垞又有疏請宥始釋龍錫於獄遣戍定海衛

夏永葵曰錢初出獄宜與過候之極言上怒甚挽回殊難錢甚德之次日烏程至錢述周語致

臧烏程曰上固不甚怒也錢遂信溫質直而周虛僞不知實溫之巧於擠周以自見德也

崇煥既誅有東江舊弁周文煌具疏爲毛文龍訴
冤奉旨云逆督擅殺島帥罪案已定文龍歷年糜
餉牽制無功豈得乘機借端希叨忠義周文煌瀆
奏不倫本當重處念係愚弁姑饒他觀此旨始知
殺袁爲毛報仇非聖意也又有義士許俊上疏爲
袁訟冤云某日提兵至京營于某處發火器矢石
斬首若干又某日于某處斬首若干若云欸云勾

則三日所得首級何來若云不敢爲退輟則後此能戰者何人既入下部議謫戍其人復上疏曰崇煥若通敵賣國則臣爲賊黨當與袁同誅若袁非賣國則臣言無罪謫戍非律疏入亦不究

湖廣撫按奏三年五月初二有沔陽州鄉官譚世講焚死據州申報百戶趙欽因訪察事木官暗假他人各告陷押解按院世講先捉欽歸狠毆是夜欽潛入譚家見世講在堂飲酒扭住不放世講令家人放火截其來路不意天意反風倒燒房屋欽

因將世講殺死投屍火中合州士民幸之羣起爲
難捕官登城愕視至次日豎白布旂上書四十三
里軍民人等被害報仇等語又奏六月初一鍾祥
縣爭報道旁豎有紅旂上書九關七反招賢今七
字一時承天襄陽荊州武昌岳州所獲紅旂或教
場或衙門上書七字相同

譚本甲科歷宦潦倒曾謫任江陰教諭貪戾之
狀至今傳之宜其居鄉暴橫致罹慘禍而亂民
之起卽是流寇三楚自此騷動矣

日講官羅喻義進書經講章惟我商王布昭聖武
一節中及時事有左右之者不得其人句頗傷政
府正寥寥講數言後講聖駕大閱似一篇長奏疏
又多用列聖廟號恐鞠躬頻頻不便烏程實患其
隱刺借餘文爲辭使正字官傳改羅難之正字請
羅至閣面商比至閣門烏程坐房中高呼他事久
不出迎羅待久之懷憤直至閣中隔板相請前此
未有也烏程遂具疏叅云舊例惟經筵進規多于
正講日講則正多規步今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

例駁改不聽乃下部議處部覆云聖聰天縱而喻
義曉曉多言遂以閑住處之在溫不過借題處羅
耳若如部議安用講書爲也可謂一誤一諛羅後
家居以寇禍死節

四年九月命太監張彛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唐
文征提督京營戎政王坤往宣劉文忠往大同劉
允中往山西各監視兵餉十月命太監王應朝往
關甯張國元往薊鎮東協王之心中協鄧希韶西
協各監軍十一月命太監李奇茂監視陝西茶馬

吳直監視登島兵餉初上既罷內臣外事俱委督撫然上英察輒以法隨其後外臣多不稱任使者二年京師戒嚴乃復以內臣監視行營自是唧恩四出動以威倨上官體加於庶使司益羣相壅蔽矣

從來文試有會試廷試有傳臚禮武場則否四年武舉試有董某者以勇力聞先達上聽時主武試者詞林楊世芳劉必達董以策不中程被格上謂諸臣故拂聖意也下兩主考及監試御史金文燦

馬如蛟于獄命收期重試另點方逢年倪元璐主
試令內臣監視于十月廿二日首場試技勇廿五
試馬箭廿八試步箭初二試策論初七揭曉初十
傳臚悉照文場事例特拔王來聘爲狀元賜宴兵
部命閣臣主席自此遂爲故事

十一月二十四日召對羣臣於文華殿先召戶部
尙書畢自嚴問錢糧舊加派若干新加派若干自
嚴對舊五百餘萬新一百六十餘萬上曰援兵未
出之先稱出浮于入者一百餘萬援兵已出如何

尙未入完自嚴對前此積欠甚多上曰上緊催督
還須從長打算按月給發召兵部尙書熊明遇各
邊新兵若干舊兵若干養兵要爲有事之備須是
守也守得戰也戰得今日果能守得麼明遇對還
是守得的又諭戶兵二部須是同心做一家事不
可爭執召左都御史陳于廷論以御史考核須嚴
考核嚴自然盡職天下自然無事了又召文選司
蔡奕琛李元鼎職方司李繼貞王芋論以文武各
官俱是爾等經手推用必須得人因問奕琛用劉

字烈憑何推他邊才奕琛奏科道薦舉上曰只要
肯做熟手做得生手也做得方一藻是熟手麼奕
琛對以邊才實難望稍寬文法上又問劉源清何
以推山海總兵繼貞對源清恢復有功且現在薊
鎮就近推補又問三屯總兵王維城何如人繼貞
曰亦是恢復有功又問張國振繼貞對國振原係
陪推皇上點用上曰正陪俱要堪用繼貞曰年來
邊事查點愈多使費愈煩上曰畢竟官不廉官若
廉吏胥豈敢作弊又召吏部尚書閔洪學等俱出

班跪上曰諸臣公疏遣用內臣太祖明訓朕豈不知只成祖以來也有閒用的皆出一時權宜其天啓年用的朕且撤回豈如今反用朕何嘗不信文武諸臣年來做事不堪萬不得已權用他若諸臣果實心任事要撤也不難卽如馬政一節如何解馬不堪卽行變賣這等解他何用又言海禁當嚴前要孫元化奏他便說禁海須撤島明是不肯實心做要督撫官何用又重申再三曰文武官齊心替國家做事這內臣要撤也不難

開封推官張瑤杞縣知縣宋致各有才名張負氣
不爲人下辛未考選同鄉宋鳴梧父子在科其門
役有所需索張不與便罵之宋不悅及考選以致
爲吏科默張爲同知張因揭致賄營及倩人代書
情弊奉旨覆試而宋卷已潛易矣宋如故張遂降
州判孔有德陷登萊張殉難攻亦以壬午之變不
屈死

十二月考選科道後更核在任錢糧完欠于是給
事熊開元御史鄭友元俱以完不及格請調并責

戶部尙書畢自嚴不行糾舉革職下獄史科顏繼
祖疏救上并切責之自是考選將及必先核錢糧
不問撫字專于催科而戶曹胥吏俱得以操官評
之短長矣畢固是先朝名碩然年齒已衰錢穀煩
劇非所宜也先已屢疏請告上不允竟致負重譴
而去公論惜之

五年壬申四月兵部員外華允誠上三大可惜四
大可憂疏言當事者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擊
斷之術借皇上綜核而騁其重逋握算之能以皇

上圖治之盛心爲諸臣門智之捷徑可惜者一人
臣展采由此精氣今以窺微指爲盡心摘細瑕爲
快意直指風裁徒徵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以
多士修職之精神爲小夫超轉之能事可惜者二
廟堂不以人心爲憂政本不以人才爲重四海漸
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見以興
邦辟聖之日爲卽藝從昧之景可惜者三國家所
據以總一天下者法也王化貞與楊鎬異辟余大
成與孫元化竝逮使輕猾者不以扞網爲恨矯矜

者且以對吏爲榮刑罰不中鐵鉞無威可憂也國家所恃爲元氣者公論也直言敢諫之士一鳴輒斥指佞薦賢之章非奸則黨是非共蔽忠譏互滄可憂也國家所賴以防微者羞恥也大臣握重權而有徒隸之心小臣惟望氣而鮮特立之操中使一遺妄自尊倨與之抗者二三人耳其餘奔走期會諂曲趨承貪競成風羞惡盡喪可憂也用人之職吏部掌之閣臣不得侵今次輔與冢臣以同邑爲朋比惟異己之驅除統均大臣甘作承行之吏

黜陟大柄祇供報復之私皇上惡諸臣之欺擅欺
莫欺于此擅莫擅于此矣疏入責令回奏又極言
溫體仁閔洪學交比爲姦私沈演唐世濟等上怒
命奪俸一年

浙直巡鹽祝徽廣西巡按舉佐周各以戒責武弁
奉旨下都察院叅看以會典軍官等項具奏方許
取問豈得三品軍職擅行杖責掌院陳于廷覆疏
歷引憲綱有戒飭之條謂非自兩人始且言外衛
諸武臣目不知詩書口不誦韜鈴無弓馬之長技

無過人之膺力家居則武斷豪橫賭博酗酒管運
則抗顏侵欺有司不得司其長短惟邊方啣天子
之命有戒飭之成憲創一警百暴橫知戢且所犯
細故若必一一奏聞天威懼其或褻隱忍則又長
惡不悛天下之衛官將益其驕肆莫可誰何矣奉
聖旨軍官不許擅自勾問律例甚明且勅書亦無
懲責字面再行駁議于庭堅執如初至第三疏回
奏述奉旨以徇情市恩革職爲民時上方有意重
武抑文烏程又從旁譖之故以總憲重臣遽遭嚴

譴陳在天啓朝與趙楊高諸公同事以忤逆璫被逐至此復以抗直不阿得罪去國益見大臣風節矣

工部侍郎高宏圖言臣部有公署中尙書旁列侍郎禮也內臣張翼憲奉總理兩部之命儼臨其上不亦辱朝廷喪國體乎臣今日之爲侍郎尙書非侍內臣國家大體臣不容不慎故謹延之川堂相賓主而公座毋甯已之雖大拂翼憲意弗顧也且總理公署奉命別建則在臣部者宜遣之臣部豈

三
不名正言順上以軍餉事重應到部驗核不聽宏
圖遂引疾求去疏七上竟削奪前後論內臣不宜
遣者南北諸臣如呂維祺李日輔吳執御魏呈潤
金鉉馬元颺周鏞不下數十疏疏上或降或斥今
擇其疏語剴切摘錄一二于後

工部主事金鉉疏云昨見太監張翼憲牌開本監
公署已完擇十七日上任兩部司屬官吏等謁見
照部堂體制行臣不勝駭異是明欲驅清署之臣
屈膝于奄寺勅諭中曾有是乎彝憲銜猶司禮職

則監視原與巡視體制相等惟貪冒侵欺一體覺
察若抗顏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迪簡之臣子令
其罄折偃僂置自有之堂屬別行僭妄之儀去不
易之公庭強抑刑餘之下從此結納奔趨彼則曰
驕此則曰諂干憲典而壞士風可勝言乎

工部馮元颺疏曰聖諭以張翼憲總理戶工事務
諸臣單詞合詞爭之而不能得夫爭之不得惟在
諸臣深體而善承之遠必無犯祖宗交結之條近
必無負皇上釐剔之意皇上以爲內察外其弊可

得然必先爲無弊其弊終不可得臣以爲其道莫如禁交謁則有酬酢有情面情面漸熟格套彌堅乞立垂嚴禁凡在廷諸臣並不許一至內臣之門識內臣之面內臣既別立公署亦不得造兩部之室與部臣密邇若部臣錢糧所關灼有弊端內臣卽得糾叅若其循職奉公自關人臣分內內臣不得薦舉不然本欲救弊弊乃愈滋使外臣冀內臣之不來以自便私圖猶可言也使外臣幸內臣之來以羣爲蒙蔽不可言也

南京禮部主事周鑣言內臣用易而去難此從來
通患然不能遽去猶冀有以裁抑之今但見因內
臣而疑廷臣者縷縷矣因廷臣而疑內臣者無一
焉如張彝憲用而高宏圖之骨鯁不可容矣金鉉
之抗直初雖幸免竟以他事中之矣王坤用而魏
呈潤以救胡良機處矣趙秉職以直糾挾同處矣
鄧希韶用而曹文衡以互訐投閑矣王宏祖以禮
數苛斥矣若夫孫肇興之激直李曰輔熊開元之
慷慨無不罪斥未能屈指每讀邸報半是內臣之

溫綸從此以後草菅臣子委棄天顏祇狗中貴之心將不知所極矣嗟乎紹璫巧佞祇是宮闈之趨從簪纓雖迂黷終屬帝王之心膺願皇上之深思也疏入奉旨削籍禮部員外袁繼咸救之不聽

薊督曹文衡慷慨任事勁直不阿與總監鄧希韶抗不相下具疏互詰因稱病乞歸奉旨着殫力幹濟以副委任科臣黃紹杰因有監督不和疏云古來未有反顏相視猶可覲面大事者毋論掣肘當前雖豪傑不能展手文衡亦節鉞重臣慷慨烈士

無因而受監軍之黥綴將何顏而立於三軍之上
猶責之以任事可乎然文衡去而監視不宜留何
也此番元黃人人躡息若欲委蛇附和必非文衡
之人而後可不然肯以鼻息仰乎則有監視必不
能容督撫明矣且廷臣向所慮者不止此今皆已
肆然無忌矣祖制不容典兵廷臣言之頃且幾於
立標營窮地不堪騷擾廷臣言之今已穢迹自敗
露廷臣言杖節負氣之士實遭毒螫今果伎倆遞
見矣廷臣言寡廉鮮恥之夫將開詔附今果有噴

噴稱頌甘爲薦主門生不奉旨而擅撥營兵者矣
前轍非遠漸何可長也世界至此寧不寒心同時
御史宋賢又有疏劾山永巡撫邱禾嘉云皇上遣
內臣監視原屬權宜無奈小人逢迎無所不至若
馬雲程請兵自衛邱禾嘉先爲派定六百名猶自
歉不能措置其吮癰吮痔之意可見乃部覆議請
而禾嘉復爲之請必欲以兵柄授之殷勤若此可
不羞哉御史高倬又有監督相構可虞疏皆奉旨
議處文衡因復具疏爲言官求寬不聽未幾曹終

以閑住去

豐城侯李承祚天啓年間兩疏稱頌逆璫功德請
如中山王例封兩公並列兩都璫磔後定逆案議
大辟繫獄矣其子上疏引八議寬免刑部疏亦爲
之地給事中吳彥芳有疏論之手批論內閣云此
案情最可恨法原當誅但世勲與流官有間券文
難混據部疏議革爵遠戍足抵一死否閣揭固爲
之力請引券文免之死條遂改從寬典然上意極
嚴附逆雖追念世勲稍開一面捧誦御札凜于爰

書矣是年逆案劉詔與失陷封疆之王化貞俱棄
市曹勲臣中又有襄城伯李守筠靈壁侯湯國祚
皆有疏頌瑞竟得漏網

七月斬登萊巡撫孫元化蘇州嘉定人慷慨好談
兵以乙科歷官宣前兵備道海氛不靖以元化知
海事起升爲登萊巡撫大凌河告急部議調孔有
德等率兵防援孔故毛文龍部將因文龍之殺原
有二心至是奉調往來海島幾犯颶溺比改而從
陸不勝怨咨前隊已至吳橋後隊尙滯新城奪王

氏庄僕一鷄王氏大族勢凌東省隨稟領兵官必欲正法領兵官不得已查奪鷄者穿箭遊行衆大譁遂殺守庄僕報知前隊改轍而南時統兵者左步兩營則叅將孔有德右步兩營則都司陳有時東江副總兵毛承祿登州叅將李九成遼兵三千人皆插血立誓擁有德以叛攻破城邑數處距登數十里於馬塘扎營曰爲王所逼非敢反也元化令叅將耿仲明傳諭扎營城外教場候撫教場固有三千營房援遼將卒家屬居焉欲令移入城川

房以舍步兵城中拒不納孔說耿亦反尙有遼人在城中者紳民必欲搜戮之遼人遂開門迎師登城告陷時壬申正月初三也元化始知被給誤事欲抽刀自刎爲耿仲明救止逼之具疏言狀已復縱之航海歸以二月抵津就逮下鎮撫司打問驗其自刎非僞方下部議罪而上道侍郎劉宇烈督師既許招撫復誘新撫謝璉知府朱萬年并徐羣二內使殺之事聞上乃大怒遂斬元化當日城破被禍者有鎮臣張可大鄉官張瑤王象復舉人王

與夔皆以盡節稱山東巡撫余大成亦以失事逮
下獄論戍

孫余二撫既被逮後廷推以徐從治撫山東謝璉
撫登萊俱同日受事賊已抵萊州二月至四月內
薄環攻不分晝夜贊畫主事張國臣原奉撫議以
出援兵皆畏賊主者姑亦聽之以爲撫事成則萊
圍自解且以援爲名耳三月之初張國臣遣使入
城議撫從治抗疏言其非中朝以爲不然而賊攻
圍益急四月十六日架西洋大砲礮擊西南城隅

從治方簡閱丁壯指揮出戰左右請少避從治不
可發語未畢馭已中顛額身仆而絕矣從治既死
乘撫謝又爲賊所誘殺督師劉宇烈逮問下獄更
調榆林各邊兵將用朱大典爲巡撫以禦之至八
月中方解圍有德竟自萊入海破朝鮮投誠於
清矣

上召吏部尙書閔洪學兵部尙書張鳳翼諭曰吏
兵用人根本近聞選官動借京債到任便要還債
這債出自何人身上定是剝民了怎得有好官肯

愛百姓朕前日費幾許推敲才用卿二人須革去
舊弊爲國家任事又召左都張延登論曰風紀重
任表率諸御史須是嚴加考核不可徇私又召吏
科劉斯球河南道李日宣論曰爾等以言爲職若
直言讜論朕甚樂聞如何動稱言路閉塞你們議
論不管行得行不得只條陳一本塞責多爲却情
而賄賂成何言官斯球奏臣等有聞必告一毫不
敢欺皇上上曰有聞必告一語是你心裡說出來
的從口裡說出來的你們有一疏定有一緣故與

疏中所說之事不相關已後如有把持囑託行賄
的發覺出來自有祖宗之法在又諭錦衣衛王世
盛清理刑獄不許瞻徇又遍諭羣臣曰既做一官
就有一官掌職件件都該打算天下方能治平如
何一事不做專圖个名色好聽嚴諭再三皆悚然
而退

先是舉朝有疏叅論監視宣府太監王坤坤遂抗
疏指修撰陳于泰盜竊科名希建言之名爲自固
之計席首輔周延儒比暱之勢借端責備反飾醜

狀果否內臣不識一字有類沈同和之曳白云云
是借于泰上侵首輔也首輔卽自劾求去不允廷
臣交論不已左副都王志道因上內臣越職輔臣
失職疏謂內臣論劾漸廣內則科道六曹外則方
面督撫又內則卿貳今則糾輔臣矣國家設輔臣
官府黜陟皆其職掌內臣糾劾侵權而輔臣不問
駸駸口啣天憲手持朝綱而上不問將焉用彼相
哉奉旨詰責又召對於平臺謂志道曰遣用內臣
原非得已屢旨甚明昨王坤疏朕已責其誣妄乃

廷臣舉劾莫不牽引內臣豈處分各官皆爲內臣耶志道對曰王坤直劾輔臣舉朝皇皇爲紀綱法度憂臣爲法度惜非爲諸臣但疏不能詳慎語多謬誤上曰在朕前便多謬誤書之史冊便不謬誤了國家大計惟因內臣在鎮不利奸弊乃借王坤疏要挾朝廷誠巧佞也詰責者再問周延儒曰志道非專論內臣實責臣等溺職上曰職掌不修沽名立論何堪憲紀命削籍去

給事中陳贊化論周延儒招權納賄遊客李元功

借叢威人延儒常語去輔李標曰上先允放余對
還原疏卽改畱頗有回天之力今上義皇上人也
此是何語豈徒小人之輕洩乎又引刑科李世祺
爲証世祺亦奏延儒有是言詔勿問六月延儒予
告回始溫體仁將奪其位太監王坤疏叅周時體
仁無一語相助于是贊化屢疏卽義皇上人一語
窮究不已溫知上意已移凡與周爲難者必陰助
之而助周者皆黜周遂放歸

烏程擠宜興去位宜興不堪乃謀召桐城何如寵

以歷之桐城疏辭不允勉強就道至中途復以病
堅辭始蒙俞允烏程竭力邀首輔之稱不可得甲
戌中秋閣中例有賜饌大璫傳諭始稱首輔時烏
程方在告病痊入直卽開首輔之室居之當宜興
在事又薦用上饒鄭以偉上海徐光啟二人皆老
成宿望也不久皆相繼告亡至是請枚卜上旣點
嘉善錢士升又特用巴縣王應熊香山何吾騶二
人嘉善雖浙人與諸正君子頗相周旋唐世濟力
言於烏程令收之無爲他人用遂由南禮侍入巴

縣亦宜與所注意而烏程援以自功者也命既下
給事中章正宸疏糾應熊剛愎自用縱橫爲習小
才足以覆短小辨足以濟貪一旦大用必且芟除
異已驅鋤善良報復恩仇混淆毀譽且訛言何所
不至謂是左右爲緣故倚他途以進將使天下薰
心捷足之徒紛馳而起因自附於陽城裂麻之義
有旨革職逮問時正宸方以館職外授遂著蹇諤
之聲云

論吏部薦舉潛修之士科道不必專出考選館員

須應先歷推知垂爲法次年又命改部屬爲科道
於是甲戌科以後遂停考庶吉士以行取俸滿推
知考選改翰林編簡人因爭趨翰先一途并不屑
就科道而營謀者益甚至戊寅年之考有以相爭
構難者矣

夏五月命司禮監太監張其鑑等赴各倉同提督
諸臣盤驗散放太監張應朝調南京與胡承詔協
同守備

諭兵部流寇蔓延各路兵將功罪應有監紀特命

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林爲內中軍會
各撫道分入曹文詔左良玉諸營尋復以閻思印
同總兵張應昌合剿汾陽知縣賈申鑣以逼迫苦
供億投井死六月命太監高起潛監視錦甯張國
元監視山西石塘等路綜核兵餉命太監魏相監
視登島兵餉順天撫按報三河知縣劉夢煒自殺
死先是有解餉銀過本縣者被盜劫去五千餘兩
奉旨責令本縣官賠補夢煒初任清苦憂懼無措
遂於私衙自縊當時上司委官入衙相驗行囊蕭

案合邑俱爲之太息

刑部奏會官處決蘇有功有功卽毛有功文龍營
將東降被擒解京在檻車中飲酒放歌及旨下處
決其夜自馴象所逃去究其故乃解役每夜放出
說書是夜忘收禁也

癸酉秋決之日上素服坐建極殿與諸臣輔相商
極其虛懷溫體仁常國無所平反內一人徐兆麟
遼東人以舉人任陝西華陰縣知縣到任僅七日
而城陷於賊上于此頗躊躇體仁無一言爲之救

解遂致之死人皆寃之兵部主事賀王盛論烏程
私其鄉人考試官丁進摘癸酉南闈黃美中後場
奢閭嫖刀青山綠樹語爲關節青山綠樹出朱子
心學詩人猶易知奢閭嫖刀巧荀卿危詩云閭嫖
子奢莫之媒也嫖母刀父是之喜也大畧是善惡
顛倒之意上欲查究此四字閭中不能對委之部
科尤宗伯李騰芳屢費翻尋嚴旨以其不行糾駁
令閑住去已而部科共擬省直黜革舉人七名又
罰科者數人各考官俱降調有差

福建顏茂猷會試全作五經題外簾以爲異知貢
舉林鈺爲之題請奉旨念其該博准錄送內簾主
考不知上之屬意也置副榜首出場後亦具疏請
之上命試錄中列在第一名之前准與廷試拔置

第二甲第二名皆異數也

顏中天啟甲子鄉試亦全作五經監臨喬承詔

以其越格令止錄本經進內爲主考顧錫疇房那
彪佳所取其人故博學篤行爲上林推重登第後
授禮部主事不久卽故或傳其爲仙去云 是科
場中皆推易一房文公處孟所取陳際泰爲第一
同考項煜欲令會元出其門計誘文公謂渠所取
乃楊廷樞也楊爲同鄉名士文遂讓之及拆號乃
李青也項向有項黑之稱一時遂笑傳有項黑得
率青之號自後以五經得第者又有丁丑揭重熙

癸未馮
元國

殿試故事內閣擬策問二條請上點用其一鮮所
竄改是科問知人安民上更其大半曰所與其治
天下者士夫也今士習不端欲速見小茲欲正士
習以復古道何術而可敵本屬夷地窄人寡一旦
稱兵而三韓不守其故何歟目今三協關寧以及
登津等處各宿重兵防敵也敵不滅兵不可撤餉
不可減今欲滅敵振疆如何作用且流寇久蔓錢
糧缺額不體國計每欲蠲減民爲邦本朝廷豈不

知之豈不恤之但欲恤民更欲飽軍何道可能兩
濟卽屯田鹽法誠生財之源屢疏條議申飭不見
實效其故何歟至於漕糧爲三軍續命馬匹爲戰
陣急需折截挂欠遂失原額原制何道可復今雖
東敵強盛河套有可復之機邊外儘可作之事但
難於□□窺伺朝野匱乏近降夷旣至作何安插
插套連合作何間破流賊漸逸卽廣海寇時擾浙
閩剿滅不速民難未已兼之水旱頻仍省直多故
作何挽回消弭又唐宋曾以武臣爲中書令樞密

使文武似不甚分我太祖曾以直廳爲布政典史
爲愈都奈何牢不可破爾多士留心世務久矣其
逐款條答無諱朕將親覽焉以上皆宸翰親揮語
意淋漓求治之殷具可想見又故事讀卷官擬上
卷十六卷硃圈句讀進呈御批定一甲三名今上
命再呈十二卷無句讀者特拔爲第一 劉理順後
刑甲申之

難

第二

吳國華

而以原擬第二者爲第三

構昌祚

擬第

一者爲二甲第一

李鼎

第三者爲二甲第三

陳組

御批四卷皆嘉意造士之睿謨也

給事中吳家胤疏論溫體仁杜門兩月入闈典試
不先不後有私壟斷而左右望之迹臣乃得以朝
廷大典問之夫聖壽呼嵩元旦輯瑞體仁獨託病
不出矣禋祭太廟春祀社稷亦托病不出矣經筵
開講所以崇聖學獻俘告廟所以昭武功皆托病
不出卽皇太子千秋令節終托病如故獨至入場
主試則褰裳就之無他朝賀係臣子恪恭之誼所
關在朝廷取士有私門桃李之藉所利在身家也
尤可異者會場題目歷來與君德政治相關未有

大臣敢妄自稱比者今首題以子產自許不思鄭以衰國殘主有難乎其擬上若救民水火之中尤爲不倫堯舜在上雖小醜未靖何至比吾民於殷喪之季况取殘弔伐亦不宜談於今日奉旨以其詆牽誣引着降調先是易一房漆嘉祉首篇末有不敬不義之臣云云本房文長洲取之意烏程必見駁當有一番質辨及呈卷卽批允撤棘烏程於閣中揚言曰外人要說我們要進場收門生今日地位也靠不着門生了况場中卽有人罵我嘉善

曰場中如何罵得烏程曰他文中竟說不敬之臣如何不義之臣如何豈不是罵嘉善曰如何打發他烏程曰本房批伸眉抗手想見其人敢不中耶是科烏程雖爲主考力行阻抑榜額每科三百五十名止收三百會元多扶入鼎甲而李青不得入每科考館獨是後兩不考至倡議令欲三甲選縣佐貳衆以爲不可而止

以總理太監張彝憲請命天下朝覲官將會計冊親齎投送查其完欠以爲數最仍照見部堂體行

禮禮部郎中袁繼咸已升山西提學將出京上疏
言士有廉耻然後有風格有氣節然後有事功如
總理內臣有覲官齋冊之令皇上從之時以剔釐
奸弊非欲羣臣屈膝也乃上命一出靡然從風藩
臬守令叅謁屏息得免呼責爲幸嗟乎一人輯瑞
萬國朝宗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內臣之座尙
得有廉恥乎逆璫方張義子乾兒昏夜拜伏自以
爲羞今日白晝公庭恬不知怪國家自有覲典二
百餘年未有此事此可太息也上以越職言事責

之彙憲亦疏言覲官忝謁乃尊朝廷繼咸復上疏
言尊朝廷自有典例知府見藩臬行屬禮典例也
見內臣而行屬禮亦典例乎諸司至京投冊吏部
典例也先調內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雖坐罪猶
可爲安事創彙憲卽長揖祇增其辱高皇帝立法
內臣不得與外事若必以內臣繩外臣此會典所
不載上切責之時有大同知府蔡屏周持冊投送
獨長揖而退內臣呼而語之曰此朝廷命誰敢抗
蔡答曰朝廷止命查錢糧不命查體統彙憲默然

蔡亦不顧後借他事叅處公論不平隨有以大府薦者上亦不允而罷夫天下之爲守令者多矣抗節不屈止蔡一人且又出於乙榜其丰骨挺出真迥出尋常矣

刑科給事中李世祺以劾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謫于外復罪文選卽中吳鳴虞以考選非人并謫之袁繼咸復言曰養風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籍其舌擊而繼其羽朝廷之於言官何以異此今考選在卽銓臣必將徧問諸臣曰汝必不叅大臣然

後授之臺諫將使言官括囊無咎爲大臣者終無
一人議其後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憂也且皇上
樂聽者讜言使天下悞以攻彈貴近爲皇上所厭
聞其勢將波靡不止上以越職言事責之

先召舊輔何如寵入朝屢引疾不到給事黃紹杰
奏言從來君子小人不能並立如寵徘徊瞻顧則
次輔體仁當知所以自處矣自體仁在位水旱洊
臻盜賊滿路燮理固如是乎秉政旣久窺旨必熟
諸臣承奉其意用一人則曰此與體仁不合也行

一事則曰此體仁所不樂也凡此皆召變之由乞
命體仁引咎辭位以回天心慰人望上責其率妄
命降體調仁疏辨紹杰復連三疏劾之其言愈厲
且曰體仁奸欺其謀不過兩端一曰朋黨一曰票
擬下而惟朋黨一語可以箝言官之口挑善類之
禍上而惟票擬一語可以激聖明之怒蓋憤誤之
愆又疏劾佐銓張捷薦用通案中人八年二月又
疏劾體仁誤國禍延陵寢再奉旨降雜職用
總憲冢宰俱缺上命公舉堪任者來看特御平臺

召五府六部九卿科道面諭曰吏部尙書乃用人
的官須要第一等才品若據會推故套不過精心
定力兩語混題止須一二人把持足矣何必會推
卿等各舉所知來吏科盧兆龍奏科道例無保薦
只舉有不當方行糾叅上深然之吏部侍郎張捷
奏年來諸臣黨同伐異在外會推自然瞻顧情面
孰敢犯忌今蒙皇上面諭各舉所知務得天下第
一等才品須不論方隅上曰立言不以方卿等奏
來時定國公徐永禎等大學士溫體仁等共舉謝

陞唐世濟等十餘人張捷獨舉呂純如唐世濟諸人舉訖捷奏臣舉兩人皆舉朝所不欲用者上隨取疏閱訖諭曰呂純如是逆案有名者何爲舉他捷奏純如臣所深知逆案列名謂其頌美逆賢今紅本現在並無一字相及豈可誣坐上曰他已會辨過但不可開端因以目視科道官曰如何說盧兆龍奏諸臣薦舉各有本末至張捷所舉呂純如欽案有名臣等正擬糾舉適聆聖諭已明故不敢復奏捷又奏臣實知純如真清執可用故從公推

舉卽在案中亦須分別倘用之不效臣亦甘與同
罪又言小民作奸犯科朝廷五年大審每年熟審
惟恐其寃何況大臣如何寃得工科孫晉卽奏此
事如何比擬今日皇上鄭重冢臣特召諸臣公同
咨詢乃以開釋罪囚相喻乎兆龍奏臣任清江知
縣時記得純如護送惠藩之國沿途騷擾卽此已
見無才況屈身逆賢其品可知時科道蔣德瑗金
光辰韓一光楊繩武俱奏純如斷不可用捷猶嘷
嘷不已刑科張應甲叱之曰張捷所舉如此心事

可知還敢在皇上前巧辨上卽令捷下去隨問首
輔體仁曰謝陞可明日旨下以南吏尙謝爲吏部
尙書左都唐世濟爲左都御史時八月二十一日
也時王應熊故善純如又與體仁相比故體仁陰
主之而令發自張捷不虞上之堅持也給事吳甘
來范淑泰交章劾應熊捷同謀黨附冀翮逆案上
不聽捷亦屢疏乞休侍體仁與援俱邀溫旨十二
月間已奉佐計方殷之旨正擬肆其兇鋒未幾有
劉宗祥之疏宗祥先任金壇知縣與捷相善也以

御史巡按四川有成都知縣賀儒修者捷之姻戚因作東托宗祥欲得卓异一舉東中有忠言不入朝事日非等語宗祥入川見儒修狠籍時甚折于公論循例糾合有旨革職逮問捷大恨之值宗祥回道考核捷一力把持擬加重譴宗祥據實剖辨且以實手書上聞捷遂革職下獄都察院擬宗祥降三級調外任上抹去之御批劉宗祥着回道管事後部擬捷配贖

張捷在天啟初官御史疏論三案卽與諸正人

有忤癸亥例轉外藩乙丑同前例轉數人皆陞
京堂以其不附東林也時逆璫柄政同事附之
者皆稱功頌德殺人媚人捷獨介然自持不苟
阿附且周旋周忠毅公於詔獄友誼甚篤彼黨
偵知之竟出中指爲阿附黨人爲李某死友着
削奪爲民蓋誤以周公爲先公也是其人可謂
中立不倚之君子矣至是又以保薦純如謀翻
逆案而被黜宏光南渡馬阮用事起位冢宰尤
堅執邪議方䟽請追卹諸逆臣重刊要典頒行

天下而國已亡矣國亡之日却能不降不逃潔
身自盡且同鄉之人亦稱其居家孝友律已清
廉則蓋棺論定大節皎然獨惜其意見之偏爲
邪氛所中深不可解至不惜甘與同污也使死
而有知推原誤國何人正邪何辨此時水落日
出亦自悔其生前持論否

文震孟請改修實錄疏畧云臣因纂修熹廟實錄
從閣中恭請光廟實錄較對見其間乖誤甚多如
先帝冊立其挺擊紅丸諸大事皆祖三朝要典邪

說而應和之蓋天啓三年七月實錄進呈乃禮臣周炳謨等所纂修閣臣葉向高韓爌等所總裁者也天啓六年逆黨崔呈秀等謂實錄非實請旨重修則崇禎元年二月所進今皇史宬之所藏者是時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燬逆案未成閣臣黃立極等不行奏明含糊從事凡光考二十年青宮之憂患與夫一月天子萬年聖人等事俱隱而不彰斯固臣子所痛心也因摘其悖謬亟宜改正者五事上聞嘉善票擬要典已燬是非已明據奏皇

考實錄是否與要典同异并天啟三年所進該部
逐一查議具覆時八月十三日也票入不發直至
九月二十七日上御平臺手出此疏面諭輔臣曰
皇考潛德青宮三十年憂勤惕厲靡有甯晷雖長
幼固有定序皇祖意無偏向然儲貳大事諸臣上
疏推請自有職掌如何說他浮議說他好事溫體
仁奏無嫡立長皇祖屢旨申明諸臣不行靜聽屢
疏瀆擾反致大典久稽實諸臣之罪上曰諸臣雖
如此說催請之疏自不可少又如張差持挺闖入

東宮此何等大變王之案揭稱其不類瘋癲請集
多官會審正是他謹慎處如何反說他捏謀王應
熊奏之案原係官箴有玷知不能免故捏出此一
段以圖自全上曰張差直至殿簷韓大用聚眾擒
拏可是之案捏造的後多官會審張差口供歷歷
是風癲不是風癲體仁奏之案此揭原不差但其
本意欲借此以自免上又曰皇考病亟時李可灼
輒進紅丸以致賓天諸臣還是付之不問的是還
是據法執奏的是應熊奏可灼本意原求皇考速

愈因皇考久病之後一時挽回之不轉上曰君父有疾豈是臣子可以嘗試邀功的當時諸臣不行執奏已自差了反說執奏的不是有此理否體仁奏此皆是逆璫時羣小附會造爲此論今要典已焚是非已明又屢奉皇上申飭便可垂示萬世上乃將此疏付閣臣改票二十九日奉旨奏內冊立大典皇祖淵衷默定內外廷未知故屢有瀆請然諸臣羽翼國本忠自難泯張差實係風癩雖無別情然挺擊異變法應重究紅丸輕進諸臣無一持

奏殊欠敬慎但其意亦忠愛論旨明申卽爲定案
實錄不必議改該部知道巴縣所稟也同時許士
柔亦有帝系不可畧詳考補續兩疏繼文疏執爭
之文疏請刊定改錄所筆者許疏則摘決之改錄
所削者俱奉不必煩議之旨雖有正論無救邪說
皆由閣臣護奸也安得有信史哉

自己巳之警所調援兵以糧不時給脫巾一呼中
原遊民又以驅遞裁減無所得食者皆挺而走險
潰兵與飢民合而流賊起秦晉二省無處非賊始

調總兵曹文詔專剿山西之賊所殺獲甚眾可以
奏功未免有自矜之意既而賊勢漸張時有小挫
因復調宣大兵剿之賊復趨秦中總督楊鶴以無
功被逮叔洪承疇代之洪能撫綏得軍心剿賊頗
著績于是賊復渡河入晉晉撫許鼎臣不能制賊
南走河南遂闖入鄖陽撫治蔣允儀以其兵力單
寡連疏叩闕時烏程柄國修郊構之被逮賊遂蹂
躪荆襄直入四川矣

按鄖陽原以村鎮改縣治以其介湖陝河南三

省之交山川綿亘盜賊易起故設重臣鎮撫之
又以撫綏流民故易巡撫爲撫治然所管轄地
各省自有巡撫主之治臺不能專也萬歷初年
額餉猶有一萬六千王世貞在事以六千改充
邊餉以四千發荆商兩道自備標兵而數止六
千矣標兵三百歲糧止十兩有奇皆各縣有身
家者買頂首以免門戶而覓人充當又義勇二
百歲糧六兩且糊口不支而南下之賊動數十
萬雖使武侯復生亦安能施其堵禦哉蔣公在

事屢有疏痛切言之閣部俱不相炤管宜其得罪也代蔣者爲盧公象昇幸以才名素著不數月卽升總理所後則俱無善全者矣

流賊初入荆襄廷議設五省總督時有添設少司馬原以備總督之選彭汝楠汪慶百二人不願行烏程力庇之選遂置總督不設至賊勢燎原始以陳奇瑜爲之專任剿賊賊潰四川誤涉棧道南北以兵堵塞路口可束手就斃矣賊首乃求撫密遣人賄奇瑜利其賄許之代爲上疏准其自新押歸

原籍每十人以一安撫官押送及出險口至草涼樓地方一夜衆賊盡縛諸安撫官或殺或割耳或委諸道傍復大肆猖獗奇瑜以撫局大壞因請各撫鎮分地責成欲假此以分過也奉旨總督原以調度各鎮撫道不得藉口分任他卸取罪旋革職逮問以烏程之庇僅得遣戍

時秦賊數十萬出關分爲三一自陳州上平陽入晉一自武關向襄陽入楚一自盧氏東向分犯河南河北南北諸賊復分爲三一走伊汝陷滎汜東

漂入鄴州復分道犯商州一自葉蔡南圍汝甯一
自懷慶東渡河掠歸德睢汝陳許等州其襄陽賊
與汝甯賊合十五營衆數十萬由固始薄霍邱破
之焚壽州正陽鎮破潁州知州尹夢鯨通判趙士
寬俱合門死卿紳兵部尙書張鶴鳴年八十餘矣
賊執而倒懸諸樹引滿射之逼索金帛有賊至持
刀劈之自踵至頂且罵曰若復能坐而鞭吾背耶
人始知其總督時有宿憾者也時各邑鄉紳死難
者甚衆不能詳記

鶴鳴天啟初任中樞左祖遼撫王化貞與經畧
熊廷弼構難致有遼陷又起奸細一獄爲卸罪
移禍地經撫旣皆得罪言路攻之僅能免官幸
矣逆闖用事夤緣起南司空黔賊未平遂黨李
夔龍薦之逆闖於朝堂大言曰黔事非鶴鳴不
辦雖老可用也遂改兵部尙書督川湖雲貴軍
務賜蟒玉尙方聞其所以獻媚逆闖者至醜穢
不可道崇禎初爲言路罷式耜胡永順輩論其
尅餉冒功與媚闖諸罪削職家居至是年已八

十餘矣熊王皆相繼正法市西彼獨安享富貴
老而不死乃竟戕於流賊之手慘毒加甚謂天
道無知可乎然繼霍鳴督雲貴者爲朱燮元又
言因其遺畧得平安氏蓋其人大約有才而恃
貪而鄙用爲督撫或可收用一隅用之中樞則
不免貽害國事矣

八年正月十六日賊自潁州至陷鳳陽焚皇陵享
殿其明樓鐘篴皆燼毀高墻放罪宗執知府顏容
暄杖殺之留守朱國相指揮包文達俱力戰不屈

死軍民死者凡有四千三十五人

見給事林正亨查報疏賊

自稱古元真龍皇帝掠陵監所遺響手小奄侍酒奏技剖孕婦注嬰兒于樂以爲笑樂者凡三日

鳳陽向未有城守備太監楊澤貪殘苛刻商民苦之巡按吳振纓至商民往懇振纓大懼太監不肯受詞閉門以拒商民集其門者三日日以益眾遂執澤用事武弁侯定國殺之一擁至太監署楊澤已遁復至按院署吳亦乘間走矣眾遂焚太監署劫掠城中亂民無主乃集隊執香往迎流賊蓋土

人之亂十五日先發羣寇以十六日始到激變釀禍實起澤與振纓撫臣楊一鵬不能弭治又以隱匿遲報俱奉旨拏問下鎮撫司獄一鵬爲輔臣王應熊座師振纓則體仁兒女姻也兩輔臣力庇之上以皇陵失事重大竟從嚴處一鵬以決不待時棄市振纓發口外充軍然起變時楊實在數百里外吳現在鳳陽因亂而逃乃輕重若此蓋以烏程之庇云

文秉曰烏程爲吳故所哀大

墟至于屈膝闔體真掃地矣

南將逼安慶有爲樞臣張鳳翼言者鳳翼語科臣

孫晉曰賊走南已入絕地此賊不食大米賊馬不食稻草行自斃矣聞者無不掩口竟不預爲設防卒致有鳳陽之變

上以陵寢之變痛憤避殿御青布袍下詔罪已命大小臣工共加修省詔曰朕倚任非人遂至敵猖寇起以全盛之天下若肯實心爲國何難滅此朝食奈夸詐日聞實功鮮覩敵三次入邊寇七年不滅國帑匱乏而征調未已閭閻凋敝而加派難調中夜思維不勝憤惋乃至今年正月上干皇陵祖

恫民仇責實在朕茲擇十月初三日避居武英殿
減膳撤樂以青袍視事以示與行間士卒甘苦相
同之意馳諭督撫遍告行間仰體朕心共救民命
署禮部侍郎陳子壯因條議寬恤實政蠲租清獄
宥罪思過省工東兵豁贓卹宗改折寬驛旌叙事
例凡二十二款內請復祖制盡撤內監則不利于
諸奄議束兵責督撫則不利于諸鎮政府持之欲
挾小其事徒事虛文彌飾于是雖有主上勤恤美
意實政終不能講究也

寬卹詔下議及罪譴諸臣嘉善謂刑部宜具各招
情節列各疏請先釋罪而後起方有次第彖宰謝
陞曰此敝衙門職掌疏不可緩疏上臚列無遺并
當日得罪情形悉爲粉飾上大怒切責于選郎吳
羽文于獄而事不可爲矣及覆請一百員票僅以
楊都楊世芳余文燿馬思理高倬劉必達章正宸
胡良機楊鴻廖大亨張燦垣十一人了局皆烏程
一手握定使寬卹德意竟成屯膏其枝如此

給事許譽卿既論輔臣樞臣云民家坵壠偶爲盜

傷亦必隱痛今仰惟至尊之痛憤皆樞臣固位失
事輔臣玩寇速禍耳賊在秦晉議設總督侍郎彭
汝楠規避不行樞臣則謂人曰政府不肯設也賊
入豫楚汝楠被論再議設督而汪慶百猶汝楠也
乃推極邊之陳奇瑜又誤於撫之一說心持兩端
而賊已蹂躪東南矣昨冬東南震驚始有淮撫摻
江移鎮之疏及旨下又曰不必議移以滋紛擾輔
臣遂視陵寢爲孤注也又疏曰論輔臣者皆庇私
納賄一身一家之事其於誤國猶小獨此皇陵

驚祖宗怨恫致聖心有在天之隱痛臣詎有率土
之公憤此之誤國更孰有大焉前後連上五疏皆
極其痛切同時科道又有何楷范淑泰徐燿吳履
中張盛美張肯堂郭維經部臣則賀王盛胡江鄭
爾說等相繼抗章不下數十疏而體仁輒以門戶
坐之于是聖聰終爲所蔽矣

總河劉榮嗣革職提問時以洛馬河潰淤創挽黃
之議起宿至徐分黃水通漕運計工二百餘里費
金錢五十萬其鑿河處邳州上下悉黃河故道淤

士尺餘其下皆沙每挑濬成河經宿沙落河坎復平不可以舟劉遂得罪入獄坐贓父子俱死於獄人皆惜之郎中胡璉分工獨多亦引監收律坐死庚辰秋以魏景琦監決之誤竟致典刑人尤冤之劉公北直曲周人丙辰進士與先忠毅同年相好也工書善詩好交游頗以經濟自任其門下多遊客未免失於輕信東光霍維華者以逆案譴戍徐州冀立功贖罪前議實倡于彼劉公奸奇畧遠信之致罹大禍小人之不可作緣如此

禮部署部侍郎陳子壯請寬釋河南巡按盧經學
道胡澥不聽先是汴城萊陽王與許州貢生蘇輔
宸爭田屢具詞有司不能聽適學道考試開封萊
陽家奴搶蘇族一秀才至家毆之此生原不與輔
宸事諸生咸爲不平先訴之胡繼訴之盧時三月
十五三司公謁按臺萊陽王同八王子亦昇一人
來訴以期抵塞在院門外大噪以輿扛亂打諸生
有飛石相擊者諸生不敢動噪乃愈甚萊陽復在
門首裂其衣冠嚼血塗面爲圖賴計院道出示歸

三十一
卷之三
三
咎諸生明日傳蘇生已死王亦稱被毆傷令毋訴
於按道又膚愬于周王周王卽據偏詞入告及按
臣疏聞上疑萊陽實被辱地方官私庇諸生嚴旨
遣緹騎逮院道及蘇輔宸等下錦衣獄蓋上方崇
重藩體故經濟王疏叅者必行重處時盧胡俱到
任方兩月竟得嚴譴蘇生竟死獄中人皆寃之

上以兩京國學之士雜而多端無以甄才品施教
化乃停止入貲授例一途命各提學官會試各學
廩膳生員每學拔取一人充貢入國學以巡按爲

監臨道臣爲提調分試兩場有分考騰錄彌封等
官一如鄉試法行之貢入禮部延試闕下分送兩
雍肄業一時與貢者自誇爲奇遇然亦未嘗特拔
一人進用也次年又命頒孝經暨朱子小學于學
宮令士子誦習督學官取以命題試士人又命士
子兼騎射于文試畢復又試馬步弓箭鄉會場亦
於榜後試之一時不能文者競以此爲媒進之階
矣

諭監修實錄等官朕躬閱皇考前錄頗有失實之

處蓋時政子奪或志在激揚矯抑不得驟言得失
卽章疏敷陳亦有風聞臆見難保盡出公確惟畧
存當日始末備載所奉明旨一聽後來評繹庶幾
初意不晦今于意合者存其美不同者去其實或
突載一節或單標數語成心偏見滋惑傳疑其於
實錄之義何在自今皇兄之錄未竣應加申論又
論今士鮮實行人多虛飾其於薦獎乞恩尤甚以
目擊耳聞之事輒要欺人以說鬼說夢之言敢于
奏上才難自古記之何近時之多賢耶賢人多而

天下治何宇宙之多故耶祇足貽譏後世見笑識者亦當禁之二條皆御筆親撰也卽漢詔之佳者不幾能及後經閣擬反不如矣

故事經筵講書置春秋弗講上獨以春秋有關於撥亂反正傳旨令選專經者進講時首輔溫故以春秋起家詞臣文震孟亦以春秋各家首輔悉文進講以其如前年諷語或當上意故隱之而佯爲搜索狀次輔嘉善指及之首輔佯驚曰幾失其人卽以名進十月二十四日講至祭伯傳宰咍歸賄

傳凶禮也常缺不進講上特令補進文乃講咍以
六卿之長而壞法亂紀自王朝始焉用彼相上領
之既奉御筆宣諭云宰咍一章正見當時朝政之
失所以當講後以此類推已又講內君子外小人
及人臣義無私交一段大愜上意爰立之命基於
此矣

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上傳大小九卿翰詹等官召
對上御門天街兩傍置桌子筆硯諸臣行禮畢上
諭曰諸臣才品朕未遍知今一試票擬輔臣六卿

尙書站于堦上其餘分班試於階下兩中官持木
一帙各分一本并二小東傳諭將內本票擬書東
內一稿一謄試完命退次日上傳姜逢元凍子壯
文震孟張至發蔡奕琛閃仲儼馬之驥張元佐張
居着吏部將年貌履歷開寫來看其在籍諸臣有
堪任閑員者也着從公推幾員來吏部卽將九臣
年歷開寫會推在籍吏部侍郎林釭禮部尙書孫
慎行順天府尹劉宗周奉旨召在籍三臣作速來
京爾部馬上催他就道不得遲延至廿六日奉旨

文震孟張至發俱升禮部左侍郎入閣辦事先是
召對文以病在告不與官尚爲少詹事張以刑部
改入皆新政云自此以後凡枚卜閣臣必內外兼
用亦不論官階大小矣 召起三臣孫以病卒于
途未及陞見林以原官入閣卒於位劉升工部侍
郎不久以建言去

故事新叅入直後以名帖及禮帖致掌司禮大
璫璫亦來答時大璫曹化淳係王安名下素附
正人托安之姪中書某轉致許公霞城盛稱曹

皈依之意且云舊例固不可失相通一番此後
有事亦可相關好于上前說話許轉述之文公
曰無論素不善與若輩往來且同事者方虎視
眈眈若稍有一隙反與以口舌何以自解卒不
與相通未兩月頓失上眷而見逐矣許公會爲
子述其事深服文公之持正而嘆當時揆地之
難居如此

撤回各鎮監內臣諭戶兵工三部畧曰朕御極之
初撤還內臣一應事悉以委之諸臣不意習尙久

非營私卸過甚有從而剝削爲陞官肥家計者此
士大夫負國家也不得已查照成祖監視之例分
遣各鎮添兩部總理亦欲諸臣自艾數年來經制
稍立錢糧稍清諸臣亦有省於中矣今將總理監
視酌量撤回以信朕之初心惟關甯逼邊高起潛
兼兩鎮京營原有內臣提督照常內而部司外而
撫道務要共濟時艱慎始保終永識朕言是論適
在文入閣後一日于是遂有新叅居功之說譖於
上前矣

輔臣王應熊回籍先是六月初十日科臣何楷以
皇陵失事叅體仁應熊庇撫按楊吳之罪應熊卽
于十三日具疏奏辨時何疏尙未奉旨發抄應熊
又方註籍不入閣內何因以預洩機密叅之應熊
疏認謂家人在直房中書處抄出上乃下其家人
于錦衣衛究問并查攬與中書姓名在直者俱罰
俸一年家人王心良問邊衛充軍應熊遂以是去
蓋上意旣極重漏洩烏程又適被論註籍不能爲
之庇說者謂長洲實爲之而忌者益盼盼矣

吏部尙書謝陞疏叅工科許譽卿福建布政申紹芳營謀陞官許創職申遠問許在天啟時以疏叅逆奄謫官時謝爲文選郎亦以不附奄罪崇禎初同膺環召謝已歷官冢宰許在垣中資望最深猶守故官以母老欲乞南太常以便養同人不可文擬留之升太常少卿亦非僭分謝與首輔故難之適臺省同時攻冢宰及總憲許謂須舍謝而專攻唐唐與烏程朋比肆惡尤不可緩也御史張纘曾不通商確特疏獨叅謝一人張許同鄉謝乃疑此

疏出文許意又山東布政勞永嘉晉升登萊巡撫
勞固逆案漏網諸臺省擬合力攻之謝三過戶科
未學顯曲致殷勤求稍徐之候旨下而攻之未晚
且云勞君之座卽申君之座也申故文之姻戚時
任福建右轄待次蓋以此相挾而臺省不能待交
章連牘有旨登撫另推東省諸人人懷恨矣兵科
宋之普力懇謝謂文許皆決不相容將以銓席待
南冢鄭三俊及大司農侯恂豈能久留汝耶謝已
心動適有張之疏遂具疏叅許與申坐以爭官講

缺有憑藉輿援語發票時首輔已定意故示商確於同官嘉善謂所奏必當有據宜行勘或令回奏首輔不然遽票旨云大干法紀着調降夫既云大干法紀則不僅降調矣次日果發改票削籍爲民文爭之不能得乃作色曰科道爲民乃極榮之事許陞辭疏復侵首輔首輔疏辨遂及文何二輔卽指爲民極榮語謂皇上所以鼓勵天下者止此爵祿位號而震孟所言是以股肱心膂之臣爲悖倫滅法之語疏入上頗怒得旨吾駟震孟不宜徇私

撓亂各具疏引罪何致仕文閑住未數日復以減
倫二字叅庶吉士鄭鄭以鄭爲文同鄉同年相善
逆賢時同以建言謫官故借以引繩批根也鄭居
鄉實有穢行謂可以箝諸正人之口鄭下刑部獄
屢問屢駁同鄉亦不直之竟以士民公疏再下錦
衣衛遂致極典而一時株連者甚眾總由溫之儉
心毒手搆成大獄云

河南監紀推官湯開遠由乙科以知兵授是官于
五年冬已有兩疏論時事至是復疏言爲皇上分

任剿寇莫如撫鎮乃于撫則用懲創于鎮則用優
遇諸臣受事之始已爲不終朝之計有甯甘襁革
必不肯做者以做亦罪不做亦罪不做罪輕做罪
重也卽有做者而反爲不肯做者掣肘也有旨責
其妄言做亦罪等語何所指着回奏因復䟽言皇
上爲辦寇而誅督臣一逮督臣撫臣二襁撫臣二
并逮兩按臣道府州縣不可勝紀前後諸帥有一
逮且誅者乎卽以中州言之按臣曾倜捐資濟荒
未嘗悠忽竟從逮配將來無肯做敢做之道臣等

史洪謨令宜陽寇無敢薄城六安州之全獨力爲
多竟以罪擯無肯做敢做之州縣矣永甯鄉紳張
論捐金募兵其子鼎延乞卹并奪其職無肯做敢
做之鄉紳矣又如銓司做藪吳羽文竭力搜剔竟
以起廢干怒竟致長繫無肯做敢做之部曹矣皇
上不留意分別一下銓部卽議罰議降革一下法
司卽議杖議配遣有肯執奏爲不當者乎竊見彙
彙諸臣賢者不復以逮爲辱不肖者無復有自艾
自奮之心且以犴狴藏身人品與封疆兩盡可不

爲寒心哉奉旨革職拿問河南巡按金光宸爲之
代請以其戮力行間殺賊有功准釋放還職

上以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用者宗人
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授以官職其遷除如常名
曰換授署禮部陳子壯疏言宗秩換授適開僥倖
之門其事有不便者三不可行者五上怒甚有非
祖間親之旨遂下陳于刑部擬贖徒放歸先已有
宗藩儀制之議始于唐王上疏部議屢上屢駁至
是上益怒欲加廷杖曹璫跪諫乃止未幾唐王杖

殺二郡王上不憚又因邊警請統兵勤王上遂密
勅撫按押發鳳陽高墻至十七年以淮撫路振飛
疏保救出乙西南都失守鄭鴻遠等擁至閩中登
大寶號隆武閩破被執蒙塵 宗室以科目起家
始自天啓辛酉其能文者江右爲最楚蜀次之甯
藩宗室有朱統飾中辛酉戊辰兩榜選庶吉士有
言宗室不便入館者改中書卽告假去至宜興當
國閱洪學秉銓以其疏請復改館職壬午爲南畿
副考又甲戌進士朱寶符賜名統銓朱鈔賜名奉

鉅皆庶宗未請名祿者中式後賜名出特旨庚辰年又有朝覲縣令朱露上疏逢迎時事召對授給事中賜名統鎔此其最著者自換授法行皆是親王保舉優者得中書次則府佐州縣官諸宗在仕途者幾八十人大都以營謀得之換授易而科目難使諸宗不務讀書專務鑽刺及入仕途益多不法公私苦之

乙酉十二月二十六日賊犯和州知州黎宏業嬰城固守二十八日賊用梯攻城城上發砲擊殺一

百餘人賊復頂方桌掘城城上擲薪燒之已而風雪漸急城上人不能支有散走者賊遂得蟻附而登黎時有母隨任知事不可爲視其母自縊訖大書於壁曰爲臣不負君爲官不負民忠孝誠已盡死生安足論書畢自縊而死一門死者十有餘人有幼子以先隨父還家得免同死者又有學正康正諫鄉紳侍御馬如蛟事聞黎贈光祿寺卿賜祭葬廕子餘各贈卹有差

黎公廣東順德人天啓辛酉舉人先忠毅時以

南康推官應聘分考本房共得士七人黎公其一也工詩善書淹博風雅時稱名士尤篤於氣誼所以周視師門者甚至乃竟與先忠毅同以節義傳斯無愧及門矣